

《传戒正范》与《弘戒法仪》之比较研究

刘晓玉

(中共河南省委党校哲学部, 河南郑州 451000)

摘要:《弘戒法仪》为禅师法藏所作,《传戒正范》晚出《弘戒法仪》近五十年,为律师见月所作,均是作者“匡时弊、立仪法”的倾力之作。虽都言三坛传戒,但在仪法科目的设置,传戒次第,戒学解读等方面仍显不同。对其进行比较研究,可作为禅、律两宗戒律思想的一个研究视角。

关键词:传戒正范;弘戒法仪;比较研究

中图分类号:B9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770X(2015)04-0088-05

Comparative Study of “Chuan Jie Doctrines” and “Hong Jie Precepts”

LIU Xiao-yu

(Henan Provincial Committee Party School of CPC, Zhengzhou 451000, China)

Abstract: “Hong Jie Precepts” was the law made for the Tibetan monks, while “Chuan Jie Doctrines” came out after “Hong Jie Precepts” nearly five decades made by a monk named Jian Yue, which both of the works are the most populous and famous. This paper is to make comparative study of this two work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an and Lv the two commandments thoughts.

Key words: Chuan Jie Doctrines; Hong Jie Precepts; comparative study

法藏的《弘戒法仪》除三坛戒法外,还包括出家、在家的三皈、五戒、八戒法仪,见月的《传戒正范》只涉及三坛戒法,不过他另外撰有《三皈五八戒正范》。此处对两个戒本的对比研究,是以三坛戒法为主。

一、仪法科目

《传戒正范》将每坛传戒明确划分为“前行仪轨”和“正受仪轨”两部分,与《弘戒法仪》相比较,前者仪法科目的设置在内容上更丰富、细化,突显了律宗规范严格,威仪凛凛的宗派特质。

初坛沙弥戒戒前仪轨,《传戒正范》有“验衣钵”一项不同于《弘戒法仪》。按律制,“验衣钵”是审查将受比丘戒的戒子是否自己拥有三衣一钵,然后再教授他们持衣、持钵的仪法,这是受比丘戒的前提。见月的《传戒正范》则是在正受沙弥戒前即审查求戒者是否拥有二衣一钵,按其所言“按律中受比丘戒时,差教授师屏处问云:此三衣一钵,是汝自己有否?名之为验衣钵。今于沙弥戒而即验之,似乎太早。但缘时非淳古,人心矫诈者逾多,本为假来衣钵,问之则答言已有。及其受后,仍回各还原主。素先圣之遗规,欺堂上之清众,苟非预为勘验,则师资之咎,二俱难遁。故今设斯仪,尤为急务。”^{[1]629}于沙弥戒即查验二衣一钵是纠正时蔽的方便之举,此处体现了见月身为律师的严格与务实。

二坛比丘戒戒前仪轨,《传戒正范》设有“习仪”一项。所谓习仪,是将受比丘戒的戒子在正式临坛受戒之前,跟随教授师,演习仪法,确立规范,为期三天,为得是正式登坛受戒之时,威仪有则。习仪一科的设立,是根据比丘戒“护他心具足”一义而立,即要求比丘具足威仪,以护长他人皈依佛教的信心。同时,也有调教顺化初入佛门弟子的目的,因为“倘有乍入伽蓝未经淘汰者,性情那得消铄,动静必乖绳墨。所以金非锻炼,终是顽矿;玉必琢磨,方成良器。”^{[1]636}通过演习,使得诸戒子行、住、坐、卧皆威然有仪,仪有威,则德不亏,最终方能堪任人天师的身份。

二、“四依法”之授受次第

“四依法”指“依粪扫衣”、“依乞食”、“依树下坐”、“依腐烂药”四事。

收稿日期:2014-12-26

作者简介:刘晓玉,女,河南南阳人,中共河南省委党校哲学部讲师,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宗教哲学研究。

按道宣《四分律删补随机羯磨》的记载,佛世之时,四依法与出家戒的授受次序有一演变过程:最初,因时世饥谨,乞食不得,有外道出家受戒,后僧人亦无食,外道便休道,因此佛陀规定先授“四依法”,然后再出家受戒;后又有外道出家,直言只可受二依,纳衣、腐药二依不堪受,佛陀认为此外道错失修道机缘,大有所失,故又规定“四依法”后于“比丘戒”授受。道宣《四分律删补随机羯磨》中的“诸戒受法篇”,就是以先授比丘戒体,后授四依法为序的,见月的《传戒正范》秉承这一顺序,授四依法是正授比丘戒仪的一个子项,传戒次第为“先正授戒体法”,“次说四堕法”,“后授四依法”,由此可见其对南山宗传统的继承。

在《弘戒法仪》中,授“四依法”是整个三坛仪法的重要一项,先于沙弥戒、比丘戒法授受,名为“或将出家或将受具足戒俱应先授四依法第六”。法藏称“出家入戒,四法先依”^{[2]585},“能依四事,佛许出家”^{[2]586}。参“四依法”之内容,可知其以离欲、苦行为宗要,法藏行先授四依法,后出家受戒的顺序,意在申明离欲苦行对出家僧人的重要。

三、菩萨戒之解读

法藏与见月所撰的菩萨戒戒前开导文,体现禅、律两家对菩萨戒解读的不同立场和视角。

法藏的《弘戒法仪》在将受菩萨戒请阿闍黎作戒前开导一节,申明当请“深明谛理,久证禅那”^{[2]601}的禅师为诸戒弟子作“开导自归阿闍黎”,并强调“将求菩萨大戒,先当乞示自归”^{[2]601}。何为“自归”?法藏解释到:“自归者,直提向上祖师禅也。以吾人一向迷自己佛,向心、意识处,只管理会,不知离却心、意识参究自己。故我佛于入初入门,便教渠知有自己本心之佛,而归依之。若上根利器,一闻自归二字,直下返本还源,了彻心地,何等直截痛快!纵不能了彻自心,亦使渠念念参求而自归之,虽在意识、色心,是情是心,皆入佛性戒中矣。是知一自归,便证戒体。戒体具,则直超菩萨心地已,何有渐次阶级耶?故在家、出家者,得归自己佛,已知我心,决非众生;归自己法,已知我心,本传心印;归自己僧,已知我心,未尝染污,无始至今,一向是佛。”^{[2]601-602}菩萨戒为佛戒,受佛戒当以成佛为终极目标,法藏指出求受佛戒,先当自归。所谓自归,即禅家所指的明了自心本具之佛性。不管根器利钝,明了自归皆有所获。上根之人,一旦明了自归,就会返本溯源,直了心地;对于不能顿达此境的人,若能念念不忘,时时参求自心之佛性,也能入佛性戒中,而依《梵网》,“入佛性戒,即入诸佛位”,所以识得自心,即得菩萨戒体,入菩萨戒中;识得自心,即入诸佛位。依法藏之论,所谓三归,当为归自心佛、自心僧、自心法,此处尽显禅宗“本然自具”、“不假外求”的思想特质。而《梵网经》“但解法师语,尽受得戒”之论,法藏以禅宗“信、解、行、证”的修行次第为解,释为“解者悟也,即信、证也”^{[2]602}。综上,可知身为禅僧的法藏,将菩萨戒的直参心地法门作以“直指本心,见性成佛”的禅宗化的解读,“以戒归禅”是其根本特质。

见月对菩萨戒的理解,无疑秉承了律宗戒、定、慧三学“戒学为基”的立场,他明言发菩萨心,安于大乘行,当以三力为保障,他对三力的解读均围绕戒学展开,并以此阐明了律宗所主的成佛修行次第:

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安住大乘,如山如海,不动不摇者,皆由具此一信永信之力也。何等为三?一者,决定深信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只因妄想执着而不证得,故今勤修胜行,誓成觉道,愿度众生,咸登佛果。故《梵网经》云:汝是当成佛,我是已成佛,常作如是信,戒品已具足。二者,决定深信波罗提木叉戒,是菩提涅槃修证之本因。若无戒为本修因,如蒸砂作饭,纵经尘劫终不能成。故《华严经》云:戒为无上菩提本,应当具足持净戒,若能坚持于净戒,是则如来所赞叹。《涅槃经》云:欲见佛性证大涅槃,必须深心修持净戒。三者,决定深信一切诸佛法报化身,清净光明,无边相好,皆依持戒而得庄严成就。故《萨遮尼干子经》云:如来功德身,以戒而为本。故知上求佛果克备二严,下化众生圆满万行,有戒则修证不虚,无戒则徒劳何益!汝等若具此三种信力者,方可感求娑婆教主释迦牟尼佛,为得戒本师和尚,大智文殊师利菩萨为羯磨阿闍黎,一生补处弥勒菩萨为教授阿闍黎,十方现在一切诸佛为尊证师,十方一切菩萨为同学侣。^{[1]644}

上述文句,其所言三力,一者,当信一切众生皆可成佛;二者深信波罗提木叉为成佛之因;三者深信一切诸佛皆依持戒而得成就。其思想主旨,一言以蔽之,就是“戒律为成佛之基”。

另外,关于菩萨戒的授受次第以及对授戒的灵活性与原则性的认识两者不尽相同:

法藏一方面强调比丘戒为小乘戒,真正有志者应该发心求受大乘菩萨戒,另一方面又极重授戒之次第,强调比丘戒、菩萨戒应如法而授,步步进阶,其言“凡出家者,无竟授菩萨戒之理,须从沙弥、比丘而进,若躐等轻进,甚非佛意。虽大乘根器,如六祖大师者,亦先授比丘戒,然后开东山法门利生。在家者则从五戒竟,升菩萨戒不在前例。”^{[2]614}此处强调出家之人与在家人士受菩萨戒的次第,意在纠偏当时菩萨戒盛行所造成的滥戒现象,体现了菩萨戒授受的原则性。

与法藏相较,见月对菩萨戒的授受则相对灵活开放,其将求受菩萨戒的在家和出家二众划分为四类,判其分别代表了受戒的“正、权、渐、顿”:

一者,出家男女,若受持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戒,或学戒年满无缺,或身器完美无遮,已经登坛,白四羯磨,曾圆比丘、比丘尼戒,今复增发大心,乞求三聚。由其行布摩逾,不废住持僧宝,如法如律,谓之正受。受已,名曰菩萨比丘、菩萨比丘尼也。

二者,若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或学戒生年未满,纵满诸根不具,倚能发菩提心,堪行菩萨行,虽具足僧伦不收,于平等佛性可摄。以其不历近圆,即求三聚,戒级虽越,佛慈暂开,谓之权受。受已,名曰菩萨式叉摩那、菩萨沙弥、菩萨沙弥尼也。

三者,若居家男女,崇信三宝,乐修十善;或受五支学处,慎守多年;或持八关斋戒,严遵一日,今始更发胜心,求受菩萨大

戒。以其自小进大,信智转增,谓之渐受。受已,名曰菩萨优婆塞、菩萨优婆夷也。

四者,若世俗男女,多劫已植,深厚善根。此生迷着不速返惺;倏尔觉照,立地悲忻,一念信归三宝,恳求大乘戒法,愿力弘深,同事摄化。以其未曾久持居家戒品,一旦疾禀菩萨学处,谓之顿受。受已,名曰菩萨近事男、菩萨近事女也。^{[2]645}

第一种,依沙弥(沙弥尼、式叉摩尼那)戒,比丘(比丘尼)戒的次第,受持菩萨戒,是为正受;第二种,受持了沙弥(沙弥尼、式叉摩尼那)戒,未受比丘(比丘尼)戒,求受菩萨戒是为权受,即方便受;第三种,在家居士受持五戒、八戒,再受菩萨戒,是为渐次受;第四种,在家的世俗男女,一旦皈依三宝,即受菩萨戒,是为顿受。这四种类型虽有正、权、渐、顿的区别,但在内容上则涵盖了一切在家、出家二众的范围,如此开放灵活,体现了见月所持的菩萨戒不加拣择,方便授受的特质。

四、律宗四释之解读

见月的《传戒正范》,对律宗四科的法、体、行、相都进行了论述和说明,并分别陈述于沙弥、比丘、菩萨三戒的授受仪轨中。其内容如表 1 所示。

表 1 见月《传戒正范》三戒四科表

	戒法	戒体	戒行	戒相
沙弥戒	罗睺罗出家时制定的十支净戒、二十四门仪则,及十二年中为无事比丘广制学处,制沙弥的一切随律威仪。	正受戒时,以现前第六意识心,运想三宝归竟之时,遍缘一切情非情境,于此所缘境上,发起誓欲防恶,誓欲修善之功能。	微细行业,皆依戒而行。	因幸登戒品,内具慈和之德,外着缁纁之衣,居止同乎大众,行来皆尚雍容,出世道业,因戒方成,谓之戒相。
比丘戒	世尊成道十二年中,观有漏因缘事起,而为诸无事比丘禁防三毒,调伏七支,所制二百五十净戒、一百八十四种羯磨,乃至三千八万无量律仪。	于十师座前,正秉羯磨时,发上品心之思业力用,运想法界,遍缘一切尘境。境从心现,非有表色,即是法界一切尘境之体,亦即得戒之因。若未缘想领受已前,此尘境体于受戒者无系,但一发心缘想领受已后,此法界尘境体,恒依受戒者自心。念念不忘,时时守护,是以戒为能依,心是所依,心法和合,名为戒体。	依本所受戒法,于日用处读诵、安禅、熏礼忏法、修持净业、着衣受食等,皆不违越毗尼,此一切行尽名戒行。非谓一切行外而别有戒行,出世行业,悉以净戒而为本也。	佛所制二百五十具戒,一百八十四种羯磨。于一一戒中,所明轻重开遮;于一一羯磨内,所摄成坏两缘,此即法相。于日用四仪间,常所行时事、及非时事,此即行相。其法因事制,事依法成,若一切善业等事如法,当行而不行,此名之止犯。若当行而即行,此名之作持。若一切恶业等事非法,不当行而行,此名之作犯。若不当行而不行,此名之止持。
菩萨戒	《梵网经》中十重四十八轻戒。	发十四种深宏誓愿,菩萨戒师为其顶礼启白后,十方现住诸佛及诸菩萨感发受戒者等圆宗戒体。当菩萨戒师初白竟时,十方世界妙善戒法触心业力,悉皆震动;二番白竟时,十方世界妙善戒法,如云如盖覆汝受戒者顶上;三番白竟时,十方世界妙善戒法从顶门流入身心,充满正报尽未来际永为佛种,此是无作戒体,无漏色法,是因增上善心感得。		

从沙弥戒到比丘戒,再到菩萨戒,《传戒正范》对其戒法、戒体、戒行、戒相的内涵都进行了分条析理的说明,突出了三戒在戒法,戒体形成,戒体获得乃至持戒外现的戒行、戒相的不同,其突出的优点就是清晰明了。

从理论传承来看,见月提到的沙弥、比丘二戒“境从心现,心缘境起”的戒体生成理论,以及“戒为能依,心为所依,心法和合,名为戒体”的戒体思想,实属对南山宗依唯识义而建立的圆教戒体观的继承与发展。道宣在《四分律删补随机羯磨》的“正

受比丘戒体”一节中提到“令于一切境上,起慈悲心,并救摄一切众生”^{[3]497},此处,见月则演深为“当以现前第六意识心,运想三宝归竟之时,遍缘一切情、非情境,于此所缘境上,发起誓欲防恶,誓欲修善之功能,以法济度众生”^{[1]628},从理论与精神内涵上,两者无疑是一致的。另外,见月对比丘戒体“一发心缘想,领受已后,此法界尘境体,恒依汝等自心,念念不忘,时时守护。是以戒为能依,心是所依,心法和合,名为戒体,如药丸喻可以例知”^{[1]638}的自心纳戒法而成戒体的认识,可从宋元照律师所述的《四分律删补随机羯磨疏源记》中找到源头:“纳是能受心,圣法即所受戒,能所相冥,心法和合,而成于业,揽法为业,为道基本,故名戒体。体充正报,心为总主,故云:心胸初受,则心为能纳,法为所纳,受已,则法为能依,心是所依。……如药丸喻,药味各别,如戒法也,和合成丸,如戒体也,丸非他物,即药成丸,虽异而同,虽同而别。”^{[4]254-255}受戒时,心为能纳戒法之心,法为心所纳之戒法,受戒已,则戒法为心能依之戒法,心为戒法所依之心。如此,心法和合,即是戒体,见月言而未尽的“药丸喻”,正如元照所述。

另外,见月提到菩萨戒戒体在三白羯磨的形成过程为:初番羯磨时,十方世界妙善戒法,由心业所感,悉皆震动;二番羯磨时,十方世界妙善戒法,覆于受戒者顶;三番羯磨时,十方世界妙善戒法由顶入身心。这与智旭在《梵网经合注》以及《重治毗尼事义集要》中有关菩萨戒的论述完全相同,只是智旭在《梵网经合注》中提到此为“盘公云”,此盘公当为宋代天台宗人志磐。另外,在与志磐同时代的天台僧人宗晓所编的《四明尊者教行录》中,亦可找到与之相应的文句:“汝等诸佛子须信,此是初番羯磨已成:十方世界妙善戒法,由心业力,悉皆震动;此是第二番羯磨已成:十方世界妙善戒法,犹如虚空,如云如盖,覆汝顶上;此是第三番羯磨已成:而此戒法从汝顶门流入身心,非色非心,无形无相,不觉不知,充满正报。”^{[5]861}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唐明旷删补的《天台菩萨戒疏》的记述与以上诸家颇为不同,其为:“第一遍竟时十方世界妙善戒法,注于汝等身心,第二遍时此妙戒法,测塞虚空,云集顶上,第二遍竟更说一遍,即入仁等身心,清净满足。”^{[6]583}可见,唐代天台宗“第一番羯磨时,十方世界妙善戒法即注于受戒者身心”与宋代以来“初番羯磨时,十方世界妙善戒法,由心业力,悉皆震动”的菩萨戒生成次第的理解是完全不同的。由此可以断定,明代菩萨戒的戒体理论承自宋代天台宗的菩萨戒思想,只是由唐至宋,天台宗对戒体生成次第的认识则有一个演进和转变。

法藏并未像见月一样,对三戒之四科进行分别论述,但同样也强调识得戒律法、体、行、相的重要,其言:“登坛受戒,不知戒之为义,为之何法,云何领受?既受之后,云何奉持?持犯之相,为复若何?倘迷斯旨,徒有登坛受戒之名,而无受戒之实。一生虚丧,体是白衣。是故我于未受戒前,为汝发明戒、体、行、相、四种之义,欲令汝等心得明了”^{[2]590-591},并在“正授比丘戒前的策发仪”一节对四科进行了集中阐述:

戒法,即佛所制,禁防三毒,三千八万无量律仪是也。戒体,即以己心遍缘一切情与无情,空有二谛,尘沙等境,于诸境上发三种心:一者誓断一切恶,所谓淫盗杀妄,身口非为,一切过失,皆悉止断。因断成功,名为断德,将来果上,证法身佛;二者誓修一切善,所谓世出世间一切善法,习行方便,无善不修。善由智修,因善成功,名为智德,将来果上,证报身佛;三者誓度一切众生,前之二愿是自利行,今者普度含识,皆悉令得上佛果菩提涅槃,是利他行。以恩及物,名为恩德,将来果上,证应身佛。心缘于境,境从心现,境即法体,体即戒因。未受以前,体是无系,揽法于体,依于自心。戒为能依,心是所依,心法和合,名为戒体。戒行,行者依本受体,于日用处,参诸行业,名为戒行。戒相,如诸戒检,明持犯之相,此即法相;于四威仪日用行事,此行相也。^{[2]591}

此处,法藏对戒律四科的阐述与见月对比丘戒四科的论述在内涵上是相符相契的,只是,法藏对见月所述在戒体产生过程中当“发上品心之思业力用,运想法界,遍缘一切尘境”一义予以展开,提出当于一切有情、无情之境发三种心,即修一切善、断一切恶、度一切众生之心,行自利、利他之行业,成就法、报、应化三身之果,在内涵上这与大乘菩萨戒誓修一切善、誓断一切恶、誓度一切众生的三聚净戒的内容是一致的。法藏将菩萨戒的内容引入到比丘戒的戒体思想中,体现了其会通声闻戒与大乘菩萨戒的戒法倾向。

五、请圣内容之对比

正授戒仪中有“戒坛请圣”一项,从宗教意义上讲,其精神主旨是赋予传戒活动以神圣性和合法性。其中沙弥、比丘二戒属小乘戒法,求戒者通过得戒僧人的传承即可获得,因此在沙弥、比丘二戒的传戒仪式上,所请临坛圣人具有相对的随意性和丰富性,正像禅僧所著之《弘戒法仪》与律师所著之《传戒正范》所请诸圣,就分别体现了禅、律两寺的各自的宗派特点。然菩萨戒属佛戒,在理论上,只有通过“佛”的授受才可得戒体,其它是没有资格的,而所请之“三师七证”也是固定、统一的:释迦牟尼佛为得戒和尚,文殊菩萨为羯磨师、弥勒菩萨为教授师,十方一切诸佛为尊证师。其具体内容如表2所示。

清初,有终南山僧人超远将《弘戒法仪》检录为《传授三坛弘戒法仪》一书,该书虽具三坛之式,但因属摘录之作,所以在系统性和完整性上不及《弘戒法仪》,非是一部理想的授戒仪范,另据谈玄《清代佛教之概略·清代之律宗》一节所述,法藏倡“即禅即律即梵网戒”,其戒学思想和《弘戒法仪》主要在湘鄂一带丛林流传^{[7]174}。与《弘戒法仪》相比,见月的《传戒正范》具有授戒科仪明确、清晰,行文唱诵流畅、优美的优势,因此在丛林的应用度和流传度上要比法藏的《弘戒法仪》更广泛,再加上律宗宗派的影响力,见月的《传戒正范》最终成为了全国佛教丛林的传戒仪范,一直延用至今,所谓“是书文详法备,义密理遇,凡海内名山腾刹,开坛说戒者,莫不举此而为司南”^{[8]213}。

表2 《弘戒法仪》与《传戒正范》三坛请圣对照表

	弘戒法仪	传戒正范
沙弥戒	释迦牟尼佛、十方三世一切佛法僧； 文殊、普贤、观音菩萨，诸菩萨摩訶萨； 持戒第一波离尊者； 护法诸天、伽蓝真宰	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弥勒尊佛、一切诸佛； 毗尼律藏、五篇三聚、十二分经、权实教典； 观音势至、文殊普贤、清净海众菩萨； 优波离尊者、西天东土历代祖师、 传南山宗诸大律师、中兴律祖慧云律师； 光明会上，寄位诸天；梵释四天，天龙八部 伽蓝土地，护戒神王；金刚力士，幽显灵祇
比丘戒	释迦牟尼佛； 建坛四圣菩萨	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弥勒尊佛、一切诸佛； 毗尼律藏、五篇三聚、十二分经、权实教典； 观音势至、文殊普贤、清净海众菩萨； 优波离尊者、西天东土历代祖师、 传南山宗诸大律师、中兴律祖慧云律师； 光明会上，寄位诸天；梵释四天，天龙八部 伽蓝土地，护戒神王；金刚力士，幽显灵祇
菩萨戒	法身毗卢遮那佛与报身卢舍那佛证主戒 释迦牟尼佛为得戒大和尚亲承授戒 文殊菩萨为羯磨阿阇黎 弥勒菩萨为教授阿阇黎 十方诸佛为证戒阿阇黎 十方菩萨摩訶萨为同学伴侣 天龙八部护戒神王，当山土地护法正神	释迦如来作得戒和尚 文殊菩萨为羯磨阿阇黎 弥勒菩萨为教授阿阇黎 十方一切如来为尊证师 一切菩萨摩訶萨为同学伴侣

〔参考文献〕

- [1] [明]见月. 传戒正范[C]// 卮续藏经·册 60. 台北: 财团法人佛陀教育基金会出版部, 1990.
- [2] [明]法藏. 弘戒法仪[C]// 卮续藏经·册 60. 台北: 财团法人佛陀教育基金会出版部, 1990.
- [3] [唐]道宣. 四分律删补随机羯磨[C]// 大正藏·册 40. 台北: 财团法人佛陀教育基金会出版部, 1990.
- [4] [宋]元照. 四分律删补随机羯磨疏济源记[C]// 卮续藏经·册 41. 台北: 财团法人佛陀教育基金会出版部, 1990.
- [5] [宋]元晓. 四明尊者教行录载[C]// 大正藏·册 46. 台北: 财团法人佛陀教育基金会出版部, 1990.
- [6] [唐]明旷. 天台菩萨戒疏[C]// 大正藏·册 40. 台北: 财团法人佛陀教育基金会出版部, 1990.
- [7] 谈玄. 清代佛教之概略[C]// 现代佛教学术丛刊·册 15. 台北: 大乘文化出版社, 1978.
- [8] 隆耀. 传戒正范的认识[C]// 中华律藏·卷 58.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09.

〔责任编辑 沈正军〕